

●蘇偉貞著

我們之間



洪範文學叢書 ④

我們之間

蘇偉貞

洪範書店印行

翻印必究



版權所有

我們之間

②⑤ 洪範文學叢書

著者：蘇偉貞

發行人：孫政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臺北郵局六——五三號信箱

三六五七七·三六八七九〇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——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印刷廠：永裕印刷廠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

五印：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

（換調回友誌報錯訂貼損破頁缺）

定價200元

ISBN 957-9525-64-1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我們之間／蘇偉貞著.--初版.--臺北市：

洪範，民79

面； 公分.--(洪範文學叢書；215)

ISBN 957-9525-64-1 (平裝)

857.63

82007804

曾經擁有，一旦失落

鄭偉良

人生情愛的年輪以何種感應刻劃最深？以何種速度成長？那失去的與心底烙印，我從來不能懂。

颱風剛過去的午後，整個空間被低氣壓的手沉沉悶住，這個世間的好，是經過摧毀後的平靜，僥倖翻了過來，貼心如水。情感的滄桑，如一張一張或薄或厚的書頁，刻寫血痕，歎息處，不願張聲，歎息是一束棉線，綰起每一記沉重的淚與會心；單純的淚與笑，從來不是人類進化的正史，卻比什麼有形的物體所佔領的空間都龐大，都有可能毀滅一個人的一生、某個早晨、下午、夜晚、一段人生，或者整個記憶。時間變為一種意義，與生的有形年輪相抗拒。是因為人生的情味與意，我們因此覺得生命本身不那麼乏味？

爆發的情史絕非每個人都願意經手記錄下來，有些人恐怕竟怕再去回憶，無能力試探。人的生命力是一分天生的能源吧？我們同情那樣的薄弱，向飽滿的生命力擁去。是這樣的記憶所及延伸了一切，豐厚了我們的想像。我們心靈的膜，因此充血，變得強韌。

多少年來，我個人的情的意志力時消時長，並不因年歲或增或減。我對自己情感光的密度的要求一向比對旁人的來得大。那是我自己的情礦，挖掘得渾身泥黑並不以為屈辱，等待那一片不堪的泥鱗自然掉落。如果我們活過，而堅持一種清白，那才可恥。我喜歡颱風過後的低氣壓，一種掙扎，有時候就寫在天空的臉上。是雲。

收在這本選集中的小說，全為有關兩情的發生——我們之間。一共收錄十二篇。最早的一篇〈陪他一段〉刊登在六十八年十一月十、十一日聯合副刊，那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說；最近的一篇是〈斷線〉，刊登在七十七年八月九——十二日聯合副刊，十年了，情的脈搏仍在跳動，仍有線索可依循，原本他們在各自的小說集中展頁，佔一點空間，是這本選集使他們血淚相依，我說過，歎息是一束棉線，綰起每一記沉重的淚與會心。

在校這本書稿時，一字一行跳過，簡直像在檢視自己的成長過程，這樣的深深眷戀於一次一次情的發生很可笑嗎？我不能自己。是的，每一頁都像過渡，每一頁都是個開始，為什麼偏偏沒有結束？在重新翻讀時，我才發現，幾乎每篇小說都沒結局，是情感本身沒有結局？還是我們的人生原本便是一種循環？

夏日午後，一個颱風剛走，一個颱風正在形成，我想——

還是不要多想，正在發生的事才是人世間最大的力量，讓一切繼續前進，讓我們自己的時間成為大多數人的時間，成為一頁不像歷史的歷史。

這就是我的情愛觀嗎？我們不得不重複別人也有過的情感、歲月、篇章。並不可笑。

這本選集，獻給血脈仍有起伏、仍能感應的心。是我們之間的一切。曾經擁有，一旦失落。

目次

曾經擁有，一旦失落	一
雨天	一
陪他一段	七
二場	七
舊愛	四
邱比特新記	三
陰影之後	三
從前，有一個公主和一個王子	三
斷線	三

流離·····	一五
感情角色·····	一七
角落·····	一九
大夢·····	二三

雨天

從他家出來，並不很晚，但是個雨天，怎麼說都不會愉快的。陰潮連綿的絲雨，彷彿這日子永遠過不完。

他送她下山腰，路上清冷，他們無話可緩和氣氛。十多天沒見，她竟想不出能跟他說什麼。山區陰深，靜無歲月，這就是他們的日子嗎？她心裏清醒走着兩人交往的路線，閉上眼也熟，卻又疏遠。她甚至覺得比不認得他更陌生，是他們走過了頭？還是……她不知道。

山下並不遠，卻老沒盡頭似的。他走走停停，左大腿患痛風，變天時屢試不爽，也是份積怨嗎？她現在是連吵都懶得。

她站在一旁看他忍耐侵襲而來的疼楚，雨仍然下着，她想上前扶他，腳下卻生根似的，怎麼也動不了。覺得彷彿罩在一圈夢中，以他們站的地方爲中心，無邊無涯的蔓延擴大，走到哪兒都是中心。

他以前也常患腿疾。他們第一次在外地工作，最後一餐飯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又說又唱。下車後把她拉到路旁，腳步蹣跚，她扶着他，四周人很多，全是過客，他說腿疼，他們在原地站了會兒。她後來想起那是三月天，南部太陽當頭，他從何痛風起？總之，他是醉了，重複說他這一生，尤其是四歲時的事，那年他母親辭世。他漠視四周的眼光，他從來如此。

又是一個酒醉的夜晚，彷彿時空不停在延續，連理由也不必。

他的醉和「不管」，給她很深的印象。

也許這就是一切理由——她愛他的理由；他活下去的理由。

「妳爲什麼一定要走呢？」他伸手想握她，沒握住，繼續往前走，似乎並不想證明她在不在。她沒話，跟在後面，心想走完這段路就好。也許明天就過去了。怎麼這心情跟天氣一樣，永遠開朗不了？天能下雨，她呢？她抱着必悔的決心來，一晚上，毫無意識地在人前展顏，嘴角都笑酸了，心裏只落寞得緊。沒想到事實比想像低潮更多。

「妳爲什麼一定要走呢？」他又問。

她當沒聽到，默默向前。

他近來老在醉中，情緒不穩，她不擔心他命短，但怕他喝出病禍。以前他便嗜飲，豪情下彷彿日子一切太平，是個「座上客常滿，杯中酒不空」的人生。他那時尚未離婚，她也寧願兩人在酒中躲着。他對她說起朋友的故事，原先很理想的一對夫妻，男方後來染上了毒癮，愛到深處

下，竟誘使女方也成爲吸毒者，終於雙雙俱毀，非分開命不能保，結果是一個也不剩。

他後來是離成婚了，仍不時在醉中，他們的結局仍是未知。怎麼樣都遲免不了傷害嗎？她從他身畔走過，然後停下、觀望，終於駐足。明明很好的風景，爛醉之中，復有何情趣可言？不只酒令人醉，彼此久釀不起的關係，亦是令人頹倒。

她真寧願走回從前，兩人有個共同的目標，而非從這目標分道揚鑣，然後彼此射殺。她對他的愛愈多，非議之感便愈強，就更溫柔不起來，一切太患得患失。

現下各自有家可回，結而爲一後，心情不對時，便都無處可歸。她的任意和賭氣，終於俱臨考驗。她站在夜色中，並不覺得冷，一股強烈的疲倦感襲來，重重包圍住她。但她覺年歲不小，連自我保護都懶。是她想的太多？太前？或者現狀本如此？

「妳反正妄自尊大，妳眼中有誰？」他走在前面，自顧反覆。她聽得一清二楚。想起當年徐悲鴻的名聯是——一意孤行，獨持偏見，橫批是「應毋庸議」。她真願意微笑置之。

他是喝醉了，是他的成長過程塑造出他如此個性？還是他對她的挑戰？當初就爲了他的細緻、桀傲，現在還能計較什麼？

翻雲覆雨的，何止天氣，人的性情和關係亦然。她不相信朝夕相處的情趣，人們在長短左右間被齒磨，直到把自我磨出傷口，尤其是他們倆。她太知道他了，他們是同一種人。

「多委屈、多難爲妳噢！」他冷冷看她一眼，她從心底寒起，想淡然處之，卻知道自己辦不

到。

山邊長排房屋毗鄰雨中，每家透出暖光。他們也有過很好的日子，卻都在最陷溺的境況中。他那時尚未離婚，輿論難持，只有彼此靠得最近。兩人無處可去，投宿在朋友家、飯店中，總在逃難，是有伴的無頭蒼蠅。正常的環境才能產生正常的感情，是這一向的顛簸，安定下來了，反而不習慣嗎？

以前他們到朋友家去，徹夜歡愉，不知打擾過多少朋友。臨睡前，大家分鋪，他總不捨，一遍遍握住她的手，也不說話。奇怪那日子總似在冬天，什麼都不保久般。那時她一直都有著離開他的念頭，他也感覺到了？有時大夥兒出遊，鬧到半夜，分好牀位，他永遠要睡在她隔壁，熄燈後，他伸手來握她的手，橫著黑暗和距離，他儘量靠著牀邊，好拉她的手貼放在心上。夢中，只要不慎，便可能翻到牀下，他偏這樣才好睡。或者他們走到屋外，永遠一逕是清默的深夜，他們靠緊並行，心境平靜，分外覺到對方的存在，很少考慮以後。她知道他人生不小，仍如此恣情，她把他看成老孩子，他一直如此。

他應該也有深冷的另面，否則事情不至如此複雜迭起。原本很單純的感情世界，經不起現實生活的人情世故嗎？她真不敢相信。她不要傷在一杯酒上。他喝過太多，她全不在乎，怎麼就淹死在自己手中這一杯呢？是她太強嗎？

「妳一點都不肯委屈嗎？」他啞啞成調，是他那一貫的男低音。

她怔忡半晌，眼光投在墨漆處，她想到別的，對這話沒有感應，氣壓很低。爲什麼不能快樂些呢？假如大家都有個好結局，那不是太平無事嗎？以前他們只有彼此，現在關係擴大來糾纏相雜，連表面也無以平靜。人跟人的關係真的如此嗎？她真不明白。她覺得一天天更老，不想去多知道。

「你回去吧！」有輛車正好下山，他幫忙招呼，她搖搖頭阻止他的手，她想獨自走走。一個人把感情寄託在別人身上太多，註定是件麻煩，而這麻煩，她可以向別人抱怨、求解，不會向他。他反而成了對立者。

可是他並不走開，走着走着靠到山邊，倦了也是醉了。以往他喝醉時，她經常陪着散步，直到把酒意驅散。她牽着他，走累了，便坐在路邊；走的總是小巷，彷彿他們的天地早在那兒，什麼人都是闖入者，往往那樣一坐竟至天明，他們又是最早見微曦的人，天地由混沌而開光，他們由猜度而撥雲，見得真切，反毫無喜世之心。

是這樣的不快樂墊了底嗎？還是他們基本上不是快樂的人，相加在一起，不快樂擴大了，把他們淹沒？

是這樣嗎？她雙手掩面，他停下腳步，她走到前面反過身等他，遠遠看着他，想伸手，太遠了。他又跟了上來，他們走到山下人家的巷口，朝亮光那頭走去。雨中的長巷和犬吠，給人末世的感覺，彷彿另一個時代在銜接，靠着犬吠相聞，也近也遠。

她靠在牆邊撐住了想吐，乾嘔幾聲，什麼也沒有。他伸手拍拍她，就像以前每一次，拍着拍着，把她淚水拍了出來。

「怎麼？就經不得一拍？」他站在她對面，她一抬頭，看到張大臉，太貼近了，看不全，像沒見過的人。她的淚水大量湧出。

「妳想說什麼？」

「天怎麼那樣黑？」她說。

「天總會亮的。」他說。

她笑笑，無論如何，裏面的人是不會知道外邊有人，兩邊人也不會一樣的，或者有些類似的發生，誰也用不上誰的經驗。

她根本不想擦掉臉頰上的淚水，那淚水有何意義呢？她和他，以前都哭過，哀衷從來沒停止過。以前有所爲而泣，現在呢？

她呢？

他們經過一戶暖光竟然駐足，天上下着雨；她從他身邊只是路過嗎？她心裏有雨，是冬季霏霏無息並不停的陰霾，總要放晴吧？像他所說「天總會亮的」？

「太毒了！」她喃喃向天深呼口氣。

「妳心甘情願的不是?!」他頭稍稍向前，抵住了她的下巴，她動彈不得，她是她的支柱嗎？

卻令她如此難受。她口齒不清道：「我都認了，都服了，我沒有話說！」

牆裏面，聽得清他們言語嗎？半天不見有動靜，想來是無所謂，有人在外面世界偶然交談，說什麼都無關緊要，只要不侵犯到自己領域，如雨不下在頭上。

「我知道委屈妳了。」

她搖搖頭，他伸手攬她靠在肩上，她仍然搖頭，他按住她，輕聲說：「不要否認！」

「只是好可惜！」她說。

「人怎麼過都是一輩子，沒什麼好遺憾的！」是他一向的論調。

「所以好可惜！」她閉上眼，深沉一嘆。

「總會過去的！」

「好聚好散不是嗎？」

快樂的碰見或離別，在任何時空都會發生，是他們一向堅持的原則。問題既是好聚，何苦好散？這中間發生了什麼？還是她太在乎了？

「等我一切都不在乎時，就沒有差別了。七跟一是相同的，在乎的是那個『零』！」

果然是她要的太多，求的太多？

果然這一切都不會是零的結束，不過是零的開始。誰能在那圓圈中打轉而不暈眩，就不至於出局。一個人走老路、循直線，註定是個悲劇，不肯拐彎、繞路，復有何能？但是，那有如此情

緒穩定的人呢？

他們繞了一大個圈子才碰見，只是錯身而已嗎？

「真要走？」他問。

「陪我走走？」她答。

過年的氣氛還在，空氣裏除了清冷，還有鞭炮留下的火藥味。他們並肩起步，總是走着走着，就變成他前或她前。不遠處圍了幾個人，走近了，原來是車禍，幾個年輕人十分亢奮呼朋引伴圍成一大圈，也有路過並不停步的。這世界隨時有危險在發生，何止感情而已。她看了現場一眼，他也看了一眼。

「車禍！」他說。

「救護車怎麼還不來？」

他們照舊向前，已經有許多人管，犯不着再加力，使不上勁兒的。身體的痛不會傳染，別人可以分擔；心裏的痛會傳染，卻是自己的。她轉眼凝看路邊的他，兩人都走得慢，是怕把前程走盡嗎？他又不像有痛。

她現在是連這點都懷疑了，他們曾經共同擁有最多最深的東西——痛。

空氣中響起一串急鳴，是救護車，由遠而近，徹底打破安靜，讓人心更沉寂。

那救護車抬了人又飛過他們身邊，她回頭遠看剛才聚滿人羣的地方，什麼也沒有了。是她